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rbsg@163.com

## 当修车匠的日子

马俊

那年,我家的日子过得不太顺。父亲在建筑工地上班时,被掉落下来的砖头砸伤了脚。虽然伤得不算特别重,但班是没法上了。那时,人们的维权意识不强,况且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是我亲戚,父亲也不好说什么。那人提着营养品来看了父亲几次,父亲便不再让母亲提赔钱的事。

父亲不能挣钱了,母亲还要照顾他,如此窘境之下,家里的欢声笑语也少了。哥哥和我仿佛一下长大了,很多事都开始学着自理。不久后的中考,本来哥哥的成绩能够考上中专,跳出农门,可是最终却以一分之差落榜。父亲想让他继续上高中,他却摇摇头说:“不上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心里都明白,哥哥是想代替父亲撑起这个家。

哥哥想去挣钱,可哪有挣钱的门路?他想到去当修车匠。这事没多少技术含量,只要在路边竖一块纸牌,写上“修车”二字,然后等着过往骑自行车的人来修车即可。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当修车匠太没出息。可家里的实际情况,容不得过于计较“出息”与否,哥哥的计划还是开始实施了。

修车的程序很简单,把车胎打满气,浸泡到水里,看到哪儿像鱼吐泡泡一样冒泡,便是车胎被扎的地方。找准位置后,用胶皮和胶水补好即可,只要细心一些,修车匠的工作并不难。

学校放假了,我跟着哥哥一起去出摊。他的个子虽然很高,但一脸稚气,以致来修车的人常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他。那个年代自行车还是件珍贵的物品,谁肯把车交给不信任的人去修?哥哥原本是个性格内敛的人,平时不善于与人搭讪,可修车时,他却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阿姨,我的手艺您放心,保证没问题。有问题您回来找我,我双倍赔偿。”他笑得牙齿都露了出来,看起来有些憨,但态度是诚恳的。那人听了哥哥的话,便也不再挑剔。哥哥手脚麻利,干活有模有样,看起来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很快就将自行车修好了。

哥哥修车的手艺越来越好,因为我经常去帮忙,大家都叫我们的修车摊为“兄妹修车摊”。但修车挣钱并不容易,有时候等上一整天都没有一单生意,冬天守候更辛苦,北风呼啸而来,我和哥哥不得不跺脚取暖。“我们是快乐的修车匠……”哥哥见我一边跺脚,一边唱着自创的歌,忍不住哈哈大笑……

再后来,父亲的身体完全好了,我和哥哥的修车生涯也结束了。父亲拍着哥哥的肩膀,夸他长大了,哥哥挺挺胸脯说:“爸,我真长大了,现在在一边肩膀就能扛起重二八大自行车呢!”

如今,哥哥开着一家汽修厂,用他的话说,还是个修车匠。有一次,我们聊起当年骑自行车的往事,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母亲在一旁听我们聊天也跟着笑,可笑着笑着,她的眼圈就红了。

## 暖男老李

奔小卷

近年来,老李越来越健忘。因为健忘,他把垃圾拎下楼又拎回家,打开门时一阵茫然,我刚下去干嘛了?因为健忘,他两年跑了三次银行,重新设置密码,最终,老伴顺理成章地接管了他的工资卡,美其名曰进行妥善保管。因为健忘,买药时,他将医保卡遗落在药店,几天后又要回去找。

这样的例子,轻轻松松就能数上一堆,好在儿女都在身边,只要一呼喊,总有人陪着他去处理这些麻烦事。耽误了儿女的时间,老李总是不好意思,嘴里嘟囔着“老了老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

也是,毕竟七十岁了,记忆力衰退是自然规律,可是要直面这规律,要从生活的一饭一蔬、一言一行中切切实实地感受这规律,这是何其残酷的生活真相。女儿每每想到这里,便不敢再往下细思,其实自己也到了不惑之年,但心中的老李,还是那个宽厚正直,可以放心依靠的暖男。

如果说10岁之前是生在福中不知福,那么大约从10岁开始,小李逐渐领悟了“有老李这样的爸,真是幸福”这个事实,因为街坊邻居老这么说说,渐渐懂事的她再结合生活实际一琢磨,确实是这么回事。

小时候,家门口有个百货商场,一次小李瞄中了一双珠光色的皮鞋,那细腻的光泽和精致的蝴蝶结让她直了眼,挪不开步子。“走了走了。”妈妈不耐烦地催促。是老李让服务员拿出鞋子,给小李试试。顶着妻子“她鞋够多了”的反对声,老李乐呵呵地掏钱买下。小李的记忆中,类似的桥段数不胜数,出场人物永远不变,只是鞋子可以替换成冰淇淋、玩具等其他。这时,妻子总要提出抗议“你这是毫无原则底线的溺爱”,老李也不辩解,继续乐呵呵地与小李分享着喜悦。年少时,小李哪里懂得这些,只觉得老爸真是太棒,太暖了。

这样“毫无原则底线的溺爱”一直延续到小李参加工作,小李结婚生子,小李人到中年。

至于是不是“毫无原则底线”,老李其实有自己道理。小李的妈妈十来岁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又起早贪黑忙于工作,她不但自己野蛮生长,还要承担起一堆家务、拉扯两个弟弟,艰难岁月磨练了小李妈妈坚韧的心性、涵养了她雷厉风行的作风,却也让她犹如“铁娘子”一般,缺少了几分女性的柔美。所以小李生病时,妈妈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一点小病,扛一扛就过了”,大学毕业行李太多,妈妈断然拒绝了去接的请求,还让小李去看红军吃着草根、树皮爬雪山、过草地的历史……

“这本没有可比性,我们又不是培养特种兵!”私底下,老李这样劝说过妻子,但收效甚微。

“你妈是有点那啥,不过,你也要理解,她从小就没有妈,就是靠‘坚强’两个字长大的。”这是老李宽慰小李的话。

在暖男老李的一路加持之下,小李终究没有长成“铁娘子”二代。

前段时间,购物网站举行大促活动,小李一手狂刷手机,一手写着笔记,时不时还对着计算器一顿狂按。或许是焦虑的表情引起了老李的不安,他默默看了两眼,转身回自己房间拿来个信封,神秘兮兮地表示“银行卡你妈已经‘没收’了,这是我的私房钱,我留300,给你700,够不够?”

“爸,不是这个意思……”小李嘴上嘟囔着,心里却五味杂陈。

都把年纪了,还有人这样宠着,自然是欢喜,只愿时光能慢些走,让暖男老李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吧。

## 地名记忆

## 良图墩里的旧时光

张和平

在株洲市,要问良图墩在哪里,现在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够回答出来。墩,在辞书里解释是指一大片平坦的土地,多用作地名。建国初期的株洲市有三个地名叫做,田心墩、董家墩、良图墩,分别是田心机厂、331厂、430厂这三个国有大型企业的所在地。

龙母河的一条支流自凌塘而来,一年四季水量充沛,滋润着良图墩的大片田土,再蜿蜒向西流去,通过白石港汇入湘江。小凌在墩里有一大一小两座石桥,两桥相距百余米,小桥在下游,位置为现在的荷塘大道上,由两块大石板拼成,大桥是5根约4米长的花岗岩长石条并排铺设而成的平面桥,当年较为壮观,称为宋家桥。老人们说,抗日时期,为阻止日本鬼子的车辆从桥上通过,曾用火毁掉了两根石条,剩下中间3根。桥现在是柏油路面,是直通市区的2、20、13路公交车的车辆厂始发站。荷塘区政府下辖的街道办事处,一直都是以宋家桥命名,久而久之,宋家桥的地名也就慢慢取代了良图墩。

良图墩东起杉坡里,西至刘家湾。墩里有座老菜子墓,在历朝历代都受到人们敬奉,如果经由墓地,上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可谓藏龙卧虎之地。老菜子,“二十四孝”之一,有“戏娱娱”的故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孝养双亲,自己72岁时,为了使老父母快乐,还经常穿着彩衣,做婴儿的动作,以取悦二老。后人以“老菜衣”比喻对老人的孝顺。唐代诗人孟浩然诗曰:“明朝拜嘉庆,须著老菜衣。”宋苏舜钦《老菜子》诗:“颯然双鬓白,高服五彩衣。”老菜子不愿“受人官禄、为人所制”,隐居山林。楚惠王自驾车前往,接老菜子到郢都出任官职,辅助国政。他谢绝说:“仆野山之人,不足守政。”为谢绝楚王入朝的邀请,他向更僻远的南方迁徙。后来世人多不知其隐居何处,葬于何方。直至清朝康熙年间,长沙府才在良图墩发现一石碑,经识家者辨别为老菜子墓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湘潭知县白憬(奉天镶白旗人、举人)从凌姓百姓手中赎地,建起了老菜子园,立“古孝子老菜子墓”。

史料记载:老菜子殁于江南,墓葬于原湘潭县良图墩,现株洲市荷塘区宋家桥街道株洲车辆厂内,时代久远,流传有序。宋家桥老街王家银铺后人,今年74岁的王先二先生回忆,1953年,他在良图墩里的余家祠堂启蒙读书,当时,这是株洲市第三完全小学。学校的位置和景色都很好,校门前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大鱼塘,鱼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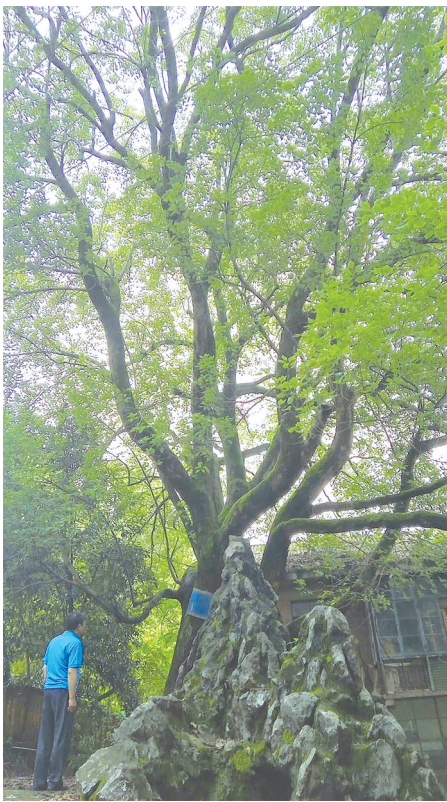
再往前150米左右,就是老菜子墓,墓坐落在周边都是农田的一个土丘上,其直径比一般的墓要大许多,周边用麻石砌成,高墓约50米的东面,分别竖有一根3米多高的花岗岩石柱,顶部呈尖形,主体为方形。墓碑上的文字,他们年纪小,看不太懂,老菜子墓周干净光滑,像个晒谷的小禾坪。

88岁的许盛梅老人,1955年在株洲市城建局规划科工作,是株洲车辆厂第一批建设者,见证过老菜子墓的原貌和销毁过程。他也多次对我说起昔日老菜子墓的原址,便在工厂的总仓库与铸钢车间之间,就是厂内的经三路和纬一路交叉处。1958年建设株洲车辆厂时,墓地与余家祠堂被毁,仅存的一件文物“菜子捐碑”被当做“四旧”之物流落民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区政协机关干部在杉坡里一袁姓村民的屋后找到已断为两截的残破石碑,袁将其献于政府,后保存于荷塘区仙霞庙左侧的庭院中,现在去仙霞庙的游客,仍可以看到这块镶嵌于碑墙上的“菜子捐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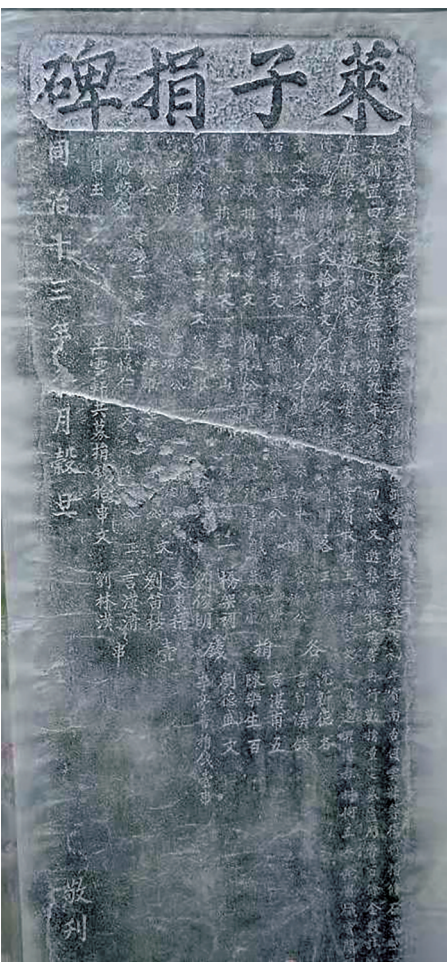
古墓虽去,捐碑犹存,这块饱经历史沧桑的捐碑,为解老菜子的隐居之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石碑长约2米,宽约0.5米,碑面虽有自然风化或人为破损的痕迹,但上面所刻的“重修菜子捐碑”“清同治年”“老菜子,楚人也,葬此地”等文字还是清晰可辨。

良图墩大片的土地,如今已经矗立起许多高大的生产厂房,上世纪九十年代,工厂将生产厂区内的四纵四横主要道路,定名为经、纬一、二、三、四路。良图墩已经不存在了,倒是宋家桥老街上繁华集市一直延续了下来,每逢集日,四面八方来的摊贩、农家携来土特产,早早排排在几条马路上,集贸市场里,人头攒动,热闹了几十年,已经成为了全市矿生产活区唯一的“赶场”特殊风景。集市马路边上有两株郁郁葱葱的古香樟树,是清代乾隆年间良图墩乡民所植,掩映在香樟树之后的便是车辆厂的第一批家属生活区,现在叫东风村,刚建厂时,村民们唤这里为良图墩茶园坡东坡里,1958年国家分配进厂的第一批大学生,当年就在这两棵古香樟树下写情书,谈恋爱,如今走过此处,还能时常碰到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们在这里晒太阳,聊起往日良图墩的田土肥沃和树林茂盛,脸上仍会显现喜悦的样子,仿佛又回到昔日的青春岁月。

香樟悠然相对,平静、清闲,枝叶相连,车辆厂的老人们,看着260多岁的两株古樟,枝繁叶茂地显示着良图墩一大方土地的古朴,自然会找到一种怀旧,一种念想,一种情结,一种寄托。



东风村前的古樟树



残存的“菜子捐碑”碑文拓本

## 从“头”开始

罗剑镇

村里正流传着一则号外消息:骑车一族上路一定要戴头盔,几个年青人聚在一起议论,那有什么意思,这不是叫人把头缩在龟壳里当王八,他们很不服气。其中一个说到:听说还有人执勤,抓住了要罚站一天岗……“想得美!门都没有!”他们都压根不把此当回事。

几个依旧骑着电动车,不戴帽子地东奔西跑。那一天,郑喜明骑车跑到了镇上购物,不料被一个村上的老者叫住了。老者戴着红袖章:“美丽乡村志愿者”。红袖章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令人羡慕。“大叔,你叫我?有什么指示?”郑喜明认识这位老同志,恭敬地叫大叔,“小伙子,成家了吧?”“哎哟,大叔你真有眼力,快了!”“快了?我看未必。”郑喜明可有些纳闷了,“你难道会看相?”“对,我会看相。想不想听听?”郑喜明当然想了,他其实挺想知道自己的运势,几次都想去拜佛求签都因为忙工作耽搁了。这回碰上个高人,在此,他下了车,掏出了两根烟,递上一根给“高人”,并为其点上,然后也给自己点上。老同志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悠闲地吐了口烟雾,“伸手过来,我给瞧瞧。”郑喜明就伸出了左手,盯着老同志。老者仔细比划了一下,先是微

笑后又变得皱眉“这感情感线本来是顺风顺水,可是……”“可是什么?”郑喜明可急了,“年青人,你先得答应我,不许生气”郑喜明点头答应。

“就是这儿会有波折!”“波折,什么意思?”“那就是小意外。”郑喜明听了,可真有些恼火,但他说了不发作,就只能忍着,只愿猛抽几口闷烟。自己端起手,又仔细瞧了瞧,觉得有几分道理。“大叔,有办法解救吗?”老者欲言又止,用手指向头上。郑喜明以为是“天机不可泄露”的意思,便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向电动车。

刚要走,“你就这么走了?”老者微笑着说道。从他微笑里似乎有想透露的意思,“大叔,这么说,你想到法子?”“嗯——”老者清了清嗓子,露出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今天遇上你可算是幸运了,快说来听听!”“小伙子,你要听好,像你这么经常在外跑,路上风浪要注意啊。要想桃花运走实,从头开始!”老者用手指了指脑袋。“原来就是要戴头盔呀!哈哈……我算是明白了。我,不会有事的!谢谢你的指点。”郑喜明觉得虚惊一场,赶紧擦擦,撇开老李骑车箭一般跑了。

夜里,郑喜明约了对象看完电影很晚才冲凉睡觉。又去上班了,途中他发现只有老虎在追他,他骑得飞快,回头看老虎不见了,可一不留神,自己从车上重重摔倒了,头就像西瓜裂开了。吓得他“喇”地一骨碌爬起来,发现是场梦,但是他,拿起手机赶紧从网上订购了一个头盔,正要躺下,马上又从网上下单订了一个头盔。他想:好事一定成!

1980年代的  
株洲车辆厂大门